

1950

1960

《山西文学》农村题材小说年选

乡村叙事

The Stories of Village
山西文学月刊社 / 编

60

1950-2010

1970

1980

1990

2000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三晋出版社

60

1950-2010

《山西文学》农村题材小说年选

乡村叙事

山西文学月刊社 / 编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三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村叙事——《山西文学》农村题材小说年选(1950—2010)/山西文学月刊社编.—太原:三晋出版社,2010.10

ISBN 978-7-5457-0298-9

I. ①乡… II. ①山… III. ①中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9640 号

乡村叙事——《山西文学》农村题材小说年选(1950—2010)

编 者:山西文学月刊社

责任编辑:落馥香

助理编辑:张仲伟

出 版 者: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三晋出版社

地 址: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030012

电 话:0351—4922268(发行中心)

0351—4956036(综合办)

0351—4922203(印制部)

E—mail: 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sjs.sxpmg.com>

经 销 者: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太原市新华胶印厂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26.5

字 数:650 千字

印 数:1—1000 册

版 次:2010 年 12 月 第 1 版

印 次:2010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57-0298-9

定 价:48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。

纪录乡村生活的轨迹

——《乡村叙事》序

张 平

《山西文学》(包括前身《山西文艺》、《火花》、《汾水》)60年的历程,与共和国的历程血脉相通。60年的《山西文学》,主要表现的是人民群众在翻身当家做主之后,所焕发出的建设国家的无限创造力和积极性,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复杂的思想情感和不断变化的生活轨迹;当新中国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处于良性发展时期,文学创作也呈现出繁荣兴旺的局面;当政治和经济受到错误路线干扰而出现波折的时期,文学也就进入一种低潮状态。这60年中,《山西文学》发表了一大批优秀的、有的甚至于可以称之为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评论,特别是乡村叙事小说,是其中的主导作品。这些作品塑造出了许多生动而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,留给读者影响,留给理论家话题。

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,以赵树理为代表的“山药蛋派”作家的作品,都是在《山西文学》的前身《火花》发表的。他们的小说,比如赵树理的《“锻炼锻炼”》、马烽的《我的第一个上级》、西戎的《行医事件》、李束为的《春秋图》、孙谦的《南山的灯》、胡正的《七月古庙会》等,都是山西当代文学史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。这些作品,把表现主旨集中到反映乡村生活矛盾、刻画农民性格上,生动地表现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,表现了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,描述了普通农民大众的喜怒哀乐。在歌颂农村涌现出新人新事新道德的同时,作家们也真实地揭示出了农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犹豫、徘徊和心路历程,尤其是敢于大胆揭露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,鞭挞和批判少数农村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、浮夸之风和道德败坏等劣行。这些作家从那个时期开始,就认定写农民、为农民而写,是自己写作的根本之路,因而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化、大众化、通俗化的创作风格,坚持深切关注农民命运、关注农村发展、关注农业政策的思想基点,再加上跌宕起伏

的故事情节和富有个性、流畅明快、幽默风趣的语言,赢得了非常广泛的读者,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,被文学界誉为“山药蛋”文学流派。

由于特征明显,特别是作品影响广泛,“山药蛋派”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,许多从事农村题材写作的作家,都会从这个流派作家的文学观念和艺术主张中吸收有益的成分;许多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,都会把这个流派作为研究对象,从中归纳和总结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的走向;而在山西文学界,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作家。

八十年代的“晋军崛起”,则再一次证明了山西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不可忽略的创作实力,成为思想解放大潮中走在前列的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力量。应当说,“晋军崛起”,为山西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,为山西文学创作在全国引起关注和反响,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一大批当时年龄在40岁左右的作家所取得的创作成绩,成为新时期山西文学成就的显著标志。其中,在《山西文学》发表的成一的《顶凌下种》、周宗奇的《新麦》、王东满的《柳大翠一家的故事》、王西兰的《楼铃叮当的季节》、张石山的《含玉儿》、燕治国的《晨雾》、李锐的《厚土》等乡村叙事小说,在全国文坛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,也是这些作家的代表作。

山西作家身处内陆,在艺术和技巧的开放性方面不如北京上海等地作家,但在思想内容的厚实性上却显示了自己的特点。因此,“晋军”作家在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中,形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特点:一是艺术形式和技巧上的独特性和朴实性,二是思想内容上的深刻性和坚实性。

九十年代,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的时代旋律,在奔向新生活的历史背景下,山西文学创作再次凭借深厚的底蕴和蓬勃的生机,展示出开拓进取、与时俱进的品格,继五十年代的“山药蛋派”和八十年代的“晋军崛起”之后,迎来了第三次高潮。《山西文学》发表的一些乡村叙事小说,为整个山西文学创作的第三次高潮,增添了重要内容。比如常捍江的《山乡野景》、谭文峰的《扶贫纪事》、曹乃谦的《最后的村庄》、鲁顺民的《立碑》、田东照的《买官》等作品,都从正面反映了当代农村的变革,揭示出新型农民的复杂心态;而在艺术表现方式上,则是呈现出风格各异、手法多样的格局,显示了山西作家在乡村小说创作上持之以恒的探求精神。

进入新世纪之后,山西的文学事业也与全国文坛同步,展现出持续发展、全方位推进的态势。而乡村叙事小说仍然是山西作家创作的强项和优势,内容更加开阔,形式更加多样,作家的主体个性更加突显。在继承前辈作家小说创作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,特别注重了对文学艺术规律本身的探索和实践,长、中、短篇小说创作,均有丰硕收获。《山西文学》隆重推

出的王保忠的《前夫》、李骏虎的《漏网的鱼》、韩思中的《结果》等作品,都在读者中产生很好的反响,尤其是王保忠的《前夫》,入围了2010年中国作协第五届“鲁迅文学奖·短篇小说”,这表明山西青年作家在乡村叙事小说方面的不断开拓与深化。

概括60年《山西文学》乡村叙事小说的总体走向,应当说,是老中青数代作家,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的基础上,不断探索,不断创新,既保持了鲜明的地域特色,又积极吸收借鉴外来艺术形式中有益的成分,因而,能够创造出自己的特色,达到了不封闭、不保守,民族性和时代性共存的良好状态。

从理论上理解,表现乡村生活小说创作的本质内涵,其实是个价值取向问题,因为作家自身的观念,必然会贯彻到他自己创作的文本之中,都是要执著于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揭示与探索:一是人的生存状态,怎样活法;二是人生存在的价值,即人的生命意义。二者缺失任何一面,文学境界与审美意境都会缺失。也就是说,表现乡村生活的小说,如果远离底层人的基本生存状态,不去探究人的存在价值,作品无疑就失掉了血脉。从《山西文学》走上文坛的优秀的乡村小说作家,之所以能一直充满文学活力,正是来自于创作的这一可能性。在他们的作品中,我们不仅看到了乡村变革生活隐藏下的悲剧,也看到了农民含泪微笑之下的希望。

《乡村叙事》所选作品说明了一个艺术道理,就是:表现乡村生活,自然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,但真实性并不等于照抄现实,不等于对现实生活作简单、机械的记录。作家在创作过程中,面对乡村复杂的现实生活,从选择题材、构思酝酿到艺术表现,都经过了主观思考和判断过滤,作品中反映的现实,实际上已经融合了作家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,已经是比生活真实更高、更完善的艺术真实,是能够代表乡村社会某些本质方面和发展趋向的真实。

应当说,本书所选作品的作者,都是山西文坛的主流作家,他们多数都以乡村叙事为主,他们的写作题材和经验都是乡村的,他们借助文学家的创造性想象,从乡村丰富的社会生活中获得了诸多感悟,从而创作出了许多值得人们记忆、值得理论家研究的优秀作品。

2010年11月

(作者为山西省副省长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,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。)

目 录

contents

乡村叙事 1950—2010
《山西文学》农村题材小说年选

序 纪录乡村生活的轨迹	张 平 / 001
1950 年 春秋图	束 为 / 001
1951 年 公审会	李逸民 / 007
1954 年 种棉花的故事	权锡康 / 011
1955 年 最红火的一天	韩文洲 / 015
1956 年 七月古庙会	胡 正 / 018
1957 年 行医事件	西 戎 / 025
1958 年 “锻炼锻炼”	赵树理 / 032
1959 年 我的第一个上级	马 烽 / 043
1960 年 老碱地上的早晨	王培民 / 051
1961 年 春天在榆树堡	焦祖尧 / 056
1962 年 “百分之二十五”	义 夫 / 068
1963 年 南山的灯	孙 谦 / 072
1964 年 一出有趣的喜剧	王纯人 / 080
1965 年 扎根	谢俊杰 / 088
1976 年 摇楼记	胡 帆 / 096
1977 年 评工会上	王子硕 / 102
1978 年 顶凌下种	成 一 / 110
1979 年 新麦	周宗奇 / 120
1980 年 搭伙儿	韩石山 / 131
1981 年 祭妻	张 平 / 136
1982 年 柳大翠一家的故事	王东满 / 142
1983 年 楼铃叮当的季节	王西兰 / 156
1984 年 含玉儿	张石山 / 163

- 1985 年 晨雾 燕治国 / 172
1986 年 厚土 李 锐 / 178
1987 年 东邻西舍 郑惠泉 / 186
1988 年 永不回归的姑母 王祥夫 / 207
1989 年 圆寂的天 吕 新 / 228
1990 年 山乡野景 常捍江 / 241
1991 年 扶贫纪事 谭文峰 / 248
1992 年 乡魂 田昌安 / 258
1993 年 夜戏·谷场 李秀峰 / 265
1994 年 凤子麻花 张雅茜 / 272
1995 年 山里娃 张 发 / 279
1996 年 最后的村庄 曹乃谦 / 285
1997 年 立碑 鲁顺民 / 291
1998 年 幽静的苹果园 张行健 / 301
1999 年 买官 田东照 / 323
2000 年 清明 李海清 / 354
2001 年 刘胜元一家的秋日 房 光 / 362
2006 年 朱老大的重要决定 侯诤望 / 369
2007 年 前夫 王保忠 / 376
2008 年 漏网的鱼 李骏虎 / 382
2009 年 结果 韩思中 / 390
2010 年 谎 邓学义 / 409

后记 朱 凡 / 416

春秋图

束 为

1

我们县的文化馆，在正月里举行了一次生产展览会。展览的花样很多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幅从春到秋的连环图画。画得并不好，意义却很大。来参观的，虽然多是两手画不成个“八”字的庄户人，看起图画来，总还能解他个五六七八成。展览会上又有人讲解，参观人一边看，一边听，越看越有意思，越听越有味道，“春秋图”前，挤的人特别多，特别多。

真是稀罕事，王家庄的王万成老汉也来了。他一向只在王家庄受苦种地，从没正正经经进过城。只是在二十年前来城里坐过班房，那是因为交不起租子，被地主二阎王逼进城来的，那不能算进城。这次进城来，也不是为参观生产展览会，而是来接他闺女二梅去住娘家的。既然来到城里，二梅就劝他到大街上游串游串，王老汉说如今正忙着送粪，人没空，毛驴也不闲。还是当天来当天走的好。父女二人就拾掇，就起身。一走走到文化馆门口，二梅看见门口贴了几张大画，又见众人出来进去，很是红火，一定要进去看看，没等王老汉同意，二梅已经从毛驴上跳下来。王老汉没办法，只得把毛驴拴在大门外，跟上二梅走进文化馆。

父女二人进了文化馆，左转转，右转转，一转转转到“春秋图”前。人很挤。二梅虽是乡下姑娘，可是挺能干的，她拉着王老汉的手，左挤挤，右挤挤，慢慢地挤到最前面。站在最前面，看画听讲，都很清楚。

这套“春秋图”画的是“王老汉种谷的故事”。一个干部手里拿了根柳条子，指着“春秋图”往下讲解。可惜王老汉父女来得迟了些，这故事出在哪区哪村也不晓得，咱现在就按照人家讲的这个故事，重新编排一下，记在下边。至于王老汉二梅父女俩，且让他们看画听讲，以后再说。

2

这王老汉是个实打实受的庄户人，今年五十岁了，是个新翻身户。因为他在村里占的辈数大，又是个种地老行家，众人挺尊敬他。种地的事，很多人都要向他请教。他确实也有些老经验，比方那年春旱，谷子种不到地里，村里人一天到晚圪吵，这个说老天爷要收人呀，那个说老天爷要夺庄户人的饭碗呀！王老汉把他的老经验搬出来，他说：“孩子活不活要养，庄禾收不收要种。我们干种它！”众人听了他的话，果然，干种后三天头上落了雨，那年的庄稼没落空。

可是王老汉还有点毛病,就是脑筋还没完全变过来。他没经见过的事情,就全不相信。比方有个干部说,在苏联,人也能造雨。他就说:“你看见来?”那个干部说苏联有五色棉花,王老汉就说:“你给咱种上二亩看看!”前年村里干部们提倡秋翻地,王老汉越发不满意了:“咱祖辈就没传下这种营生,我活了五十岁,没秋翻地,还不是年年收庄稼?”

王老汉就是这一号子人。就因为他的脑筋不开,去年吃了个大亏,他老婆子和他美美地打了一仗,这是以后的事,等一会儿再说。

去年春天,他们村里开生产动员大会,王老汉提着他的大烟锅子也来了。村主席讲完话,王在山上台去了。王在山是这村的党支部书记,还兼办生产委员的工作,是个二十大几的后生,论工作,他是个干部,论辈数,要算最小的,见了王老汉要喊二爷爷。王在山站在戏台上,讲了一阵组织变工互助的好处以后,就说到种子问题。他说县农场得了个好经验,就是温汤浸种,温汤浸种就是把种子放进两开一冷的温水里浸过再种,他的话还没落音,王老汉把他的大烟锅子在戏台的栏杆上连敲几下,大声问道:

“你说甚哩,小山?你才说了些甚?再给咱说一遍。”

王在山看见王老汉的眉眼不对劲,就特别大声地把温汤浸种的办法说了一遍。为了折服王老汉,王在山还特别说:“这是政府指示,共产党的号召。县农场试过了的,村干部会上也讨论过。这是正经营生,并不是瞎胡闹。”

王在山这么一说,真的把王老汉的劲头子打回去了。可是王老汉怎也想不通:共产党,毛主席,人民政府,实在好,一向为群众谋利益,可是为什么要拿温开水浸种呢!这明明是瞎胡闹。王老汉在心里这么想,嘴里却不敢反对。虽然在戏台上讲话的是他的外门孙子,他也不敢反对。

可是他还得再问几句:

“小山小山,你再讲讲,拿开水怎的个浸法,好叫我这死老汉明白明白。”

王在山就把浸种的方法详详细细说了一遍:两瓢开水对一瓢冷水,把种子浸到水里,半寸火香的工夫,捞出来再放进冷水里过一遍就行了。据王在山说,这办法有三大好处:第一好捉苗,第二不生黑痘病,第三捉苗齐全。王老汉听了,气得直发抖。可是王在山刚才还说,全村都要实行。王老汉往回走的时候,一路盘算:共产党什么都好,都能行,可是说到种庄禾,他们都不“在行”,咱是捣土圪塔出身,祖辈就没传下这种办法。小山狗崽子,懂得个甚,论工作,他还能说到点子上,说到种地,叫他捣上几年土圪塔再说吧!唉!今年不浸种怕不行,浸种吧,又怕种上出不来,出来又怕生“乌霉”,落个空。王老汉的脑筋里鸡斗了好半天,回到家里,老婆子和他闺女二梅正簸谷籽,他老伴见他回来,劈头一句就问:

“村里人嚷着今年种谷要浸种,有这一说吧?”

“有是有,”王老汉不赞成似的说,“小山还在戏台上讲了好半天呢!”

二梅说:“人家说,温汤浸种好处可多哩!今年咱也浸一浸。”

“你们都是属猴的,见人做甚就学甚。你们不晓得,那是瞎胡闹。出来了还好说,出不来呢?你们吃甚?我摆弄庄稼几十年,没有用温汤浸种,还不是一样收庄稼?”

二梅说:“这是个新办法,人家都说能行,人家县农场都试过了,咱还怕个甚。”

“你们说能行,今年的庄稼你们去摆弄吧!打不下粮食,你们去喝西北风,不要寻我。”

这一说,把二梅母女俩的意见打倒了。

王老汉是很有些折服她母女俩的经验。只要她们说的话行的事,不合他的心思不顺着他的竿子爬,他就两手一推,说:“你们没吃没喝可不

要寻我。”她母女俩就算是心里不服，嘴里也不敢反对了。

王老汉听说叫浸谷籽，心里真麻烦透了。据他估计，谷籽在两开一冷的水里一浸，就怕浸死了。就算浸不死，出来一定要生“乌霉”，这是千万使不得的。王老汉睡下想道：这世道不知道要怎变呀！去年秋天没有秋翻地，受了干部的批评。现在如果不浸种，说不定王在山要在戏台子上批评我哩！

第二天，王老汉把谷籽拿出来。

二梅说：“爹，咱也浸一浸吧！”

老伴说：“天塌压众人么人家都浸，咱怕甚？”

老汉说：“好好好，你们说浸一浸，咱就浸一浸。”

二梅母女俩高兴极了。老婆子张罗着烧开水，二梅张罗着借家具去了。王老汉低着头想了一阵了，指着老婆子说：“你又不是三岁两岁，还真的拿温水浸哩！拿冷水浸浸，摆个样就对了。”

趁二梅出去借家具，王老汉就用冷水浸谷籽。他刚把谷籽从冷水里捞出来，王在山就来了。王老汉一看不对劲，怕再受批评，伸手拿起铜瓢，舀了一瓢开水，哗啦一声倒进冷水盆里，霎时间，一股热腾腾的白气，从盆里升起来。王在山一看，盆里直冒热气，以为王老汉真的用两开一冷的水浸种，高兴得直拍屁股。

“我的好老人家哩！你的脑筋转变得好快啊！你真要争取模范了！”王在山接着又问，“是用两开一冷的水吧？”

“是咧！是咧！两瓢开水一瓢冷水。”

王在山高兴得再没仔细看看，就要往出走，刚一转身，二梅拿了大筛子回来了。

“好难借的家具呀！人家都浸谷种哩！跑遍村才借来一个破筛子。”二梅看见王在山也在这里，就问：

“你是检查来了吧？”

王在山说：“我二爷爷成了模范了，政府一号召，他就实行，不用检查，今年庄稼保准长得好。我二爷爷一向脑筋不开，这回我要当模范宣传宣传哩！”

王在山走出大门以后，王老汉的心才落到肚里。幸亏王在山没有用手试试，要不然，又要打麻烦。王老汉揩揩头上的汗珠子，对二梅说：“咱的已经浸过了，快把筛子还给人家去吧！”

王老汉费尽心血总算过了这一关。

过了两天，生产委员王在山召集互助组的人开会。开的什么会？表扬会，表扬谁？王老汉。

王老汉坐在灯光照不见的炕角里打瞌睡。王在山站在麻油灯前表扬王老汉的好处。说他去年秋天，政府号召秋翻地，他老人家脑筋没开了，误了翻地。现在脑筋转变过来啦！政府号召温汤浸种他也响应了。这么大年纪，说转变就转变，可真不容易哩。王在山还号召大家向他学习：“我二爷爷一辈子摆弄庄稼，老经验不少，可是他没新经验，这回脑筋转过来，老经验加上新办法，可真是再好不过。”王在山讲到这里，拿眼睛找王老汉，找不见，他连喊两声“二爷爷”，王老汉才在炕角里哼了一声；王在山高兴地说：“二爷爷二爷爷，你站起来，给众人发表发表，你的脑筋怎价转变的？”

这真是逼着公鸡下蛋哩，王老汉不但没准备讲话，连王在山说了些甚，他也没听进耳朵里。王在山叫了他几次，他还没站起来。

“你老人家还怕羞哩！这不是败兴事情，羞甚哩！响应政府号召是光荣的，我还要把你转变的情形向县上报告报告哩！”

王老汉一听要向县上报告，一下子站起来，急忙分辨道：“你们号召温汤浸种，我立马实行！还报告我什么？去年秋天，那是我的脑筋还没转过来。如今翻转了。我说小山，我浸谷种的时候，你是亲眼看见的，咱可是凭着良心说话，你报告

我,可没道理!”

王在山一听,哈哈大笑,原来王老汉把他的话说错了。他连忙向王老汉解释,并说:“你老人家年纪大了,脑筋还是古旧的,可是转变得挺快,向县上汇报,是表扬你哩!”

“也不要报告,也不要表扬。”王老汉急忙说,“政府为咱谋利,咱响应政府号召是应该的。千万不要向县上报告。”

王在山又把王老汉以前如何顽固,现在如何进步讲了一遍,才算结束了会。

俗话说:“功不枉苦,地不瞒人。”到了锄小苗的时候,王老汉就后悔了。他的地邻居,虽然天旱,谷苗子长得黑乌乌,绿油油,苗齐垅满,一片好庄稼。他的地里呢,因为天旱,谷苗子就像秃子的头发,稀稀拉,不像个话。本来,像这样的补种庄稼的事在过去并不稀罕。王老汉虽是种地行家,也经常有这种情形,那时候并不怕丢人败兴,而是怕地主收租子的时候的眉眼。现在不同了,人家都是好庄稼,只有他一人来补种,没有人给他做伴了,后悔得直长出气。二梅送饭来的时候问王老汉:“爹,咱的谷种也是浸过的,为甚没有人家的长得旺呢?”

“运气不对。”

“一样的地,谷种都是浸过的,怎就不一样呢?”

王老汉唉了一声说:“种在地里,收到天上。收不收不由人,一样的地,庄禾也不能一样。一个娘养的孩子还不一样呢!”

二梅到底不大懂事,王老汉瞎说几句就把她哄过去了。

王老汉只好在谷地里补种糜子。真不巧,到糜子顶地皮的时候,下了一场急雨,把地皮给拍住了。紧收拾慢收拾,糜苗还是没有出齐。只好在空地上又撒了些蔓菁萝卜之类的东西,最后还是没有完全补齐。

王老汉在谷地里补糜子的时候,村里人就议论开了。开始王在山还不相信,因为他已经亲自检查过:凡是浸过种子的都是苗齐垅满,没浸种子的,因为天旱苗子都不齐全。王老汉浸谷种他是亲眼看见的,为甚还要补种呢?可是村里人嚷得挺凶,他就下地去了。那时候,王老汉正补种蔓菁和萝卜。

“二爷爷,你种什么呀?”

王老汉回头一看,是王在山来了,惊得他的心“耿耿”地直跳。他急忙站起来打开笑脸招呼王在山。

“今年天旱谷苗不齐。”王老汉马上把脸变下来,发愁似的说。

这时,王在山已经走进谷地,他真的发现谷地里补种了糜子,而现在又正补种蔓菁和萝卜。王老汉跟着走进地里说:“老天爷给咱作对!你亲眼见我浸过谷种,出来和人家的不一样,这还不是老天爷给咱作对!”

这真的把王在山打到闷葫芦里了。他估计大概因为没秋翻地的结果,可是村里很有几家没秋翻地,但是今年用温汤浸了种子,苗子虽不太好,可是都够苗,不用补种。他再看看是不是有拉谷虫,没有。这次检查终于没有结果,王在山说既是补种了糜子和蔓菁,只要不误庄稼,也就算了。王老汉又算过了一关。

到了九月初,县上秋收检查组来到村里。生产委员王在山领头下地检查庄稼。前坪后山转了一圈,庄稼长得比往年都好。最后回村的时候,检查组发现了王老汉的谷地。检查组长一看,哎呀一声说道:“这块地七高八低是怎回事?这是二流子的地吧!”

王在山不好意思地说:“这是我二爷爷的地。”

“噢!”组长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,“你向县上汇报的时候,不是说他是个模范吗?”

这真把王在山难住了。羞得他头也抬不起来,话也说不出口。他正在为难,忽然看见王老汉在谷地里。他气得沉不住气,把王老汉叫过来,问道:“二爷爷,你一春天也没说出你这地是怎价种的,如今秋收检查组来了,你好好说说吧!”

王老汉看来势不对,圪蹴下不说话。检查组的组长走进地里,看了看,说:“这地怎么种成这样子?谷子,糜子,那边还有几苗萝卜。我的老大爷!这里还有蔓菁哩!你是玩‘十样景’呢,还是要开杂货铺?”

检查组组长问王在山:“同志,你也没下地检查过吧?”

王在山说:“我是亲眼见他浸过种的,谁晓得和别人的不一样?”他转身问王老汉:“你老人家也说说吧!”

王老汉开言了:“你叫我说甚哩!我的地,还不能由我摆弄。”

王在山听他的话挺硬,也想顶他几句:“谁说不由你摆弄?我是说,我们问你怎样摆弄坏的!”

“坏啦不用你包赔!”

“你好顽固呀!自己做错了,还不叫人家提意见!”

王老汉听王在山竟敢喊他老顽固,生气地站起来吼道:“滚到一边子去,看我拿烟锅捣死你这兔崽子。”

要不是检查组的组长架住王老汉的胳膊,那个小茶盅似的烟锅子就扣在王在山头上了。

转眼到了“秋分”,庄户人都忙着收秋。王老汉的庄禾怎样收割的,就不用详细说了。糜子熟了,谷还割不得,谷割得了,蔓菁、萝卜还得再过几天。一块地,割一遍又一遍,零零星星不用说,谷子糜子搅在一起,抛撒多少粮食呀!王老汉割一镰就像在心上割一刀。丢人也不用说,今年收成就吃了大亏。唉!不晓得天年变了,还是王老汉的脑筋不对,今年的庄稼从春到秋,一直不顺手!

等到收成下来,满打满算,比别人的谷,一亩少打四斗。气得二梅的妈妈,美美地和王老汉打了一仗:

“你个死老汉!种谷的时候,人家都用温汤浸种,你死反对,秋翻地也反对。你生就的贱骨头。你怕人家误你的事,到头来,还是你自己误了自己。你瞎吹打,你个老不死!”

王老汉说:“今年不天旱,我的谷一颗也少打不下!”

“天旱光是旱你的谷哩!人家的谷怎长得好,打得多,老天爷还生着偏心眼哩?”二梅妈妈一想起春天种谷的时候,就生气,一口一个“老不死”。王老汉又羞又怒,拿起个小板凳就要打,吓得二梅直喊叫。

“你打你打!”二梅的妈妈挑战似的说,“你成天说这个不行,那个不行!你就会老王卖瓜,自卖自夸。人家不行的倒比你这能行的多打几石粮食。你越老越糊涂了!咱二梅今冬要出嫁,指望多打几颗粮食,好陪送陪送她,如今满打满算刚够糊嘴的,你叫我闺女怎出嫁哩?你的脸面往哪里搁哩?”

二梅紧拉慢拉,王老汉手里的小板凳就飞过去了。二梅妈妈把头一歪,小板凳向门口飞去。那时,王在山一步走进门来,几乎打在头上。王在山费了挺大劲,才把他老两口劝开。二梅妈妈把王在山叫到跟前,把春天种谷的时候,王老汉没有用温水浸种,前年秋天没翻秋地的事情说了一遍。王在山说:

“我是亲眼见他两开一冷的水浸过的呀!你老人家也在跟前的。”

“唉!不用提了。那时候,我还听信这老东西的话呢!原是一盆冷水,看你进来了,才舀了一瓢开水倒进盆里,你也没试试就信以为真了。说起来,这老东西,可鬼大呢!”

“哎呀呀!我也有点官僚主义呢!”王在山恍然

大悟,转身对王老汉说,“二爷爷,你不要生我的气。要是按照旧日的情形,今年你的庄稼没少打下。今年不同了,人家都用了新办法,翻秋地,温汤浸种,上地药,选种子,这一来,比你打得多了,你的收成就显得少了。可巧今年春旱,你没用新办法,越发吃了亏。今年吃亏的,不光是你一家,凡是用新办法的,都和你老人家的收成差不多。你好好想想,土地平分了,一口人才五亩地,如果不想法叫地里多生产粮食,还是像旧日一样,一亩地打上三个斗二斗,虽说不交租子,我看那也不过一年到头混个肚里圆,遇上个灾荒年景,还是顶不住。要想扩大生产,那更办不到了。政府号召的新办法,可真正是为咱谋利哩!”

王老汉听王在山讲了这几句,倒是满合心思,话也很耐听,不像老婆子那话刺耳。所以,这阵子觉得王在山给他说话体己话呢!

“我说小山呀!前悔容易,后悔难哩!”王老汉吐了口烟,后悔地说。

“今年过去了,不用说了。秋翻地马上就要动手,可不要耽误了。”

王老汉真的把秋地都翻过了。

到腊月,二梅出嫁的时候,因为没有余粮,除了给她买了个梳头匣子,再也没买什么东西。二梅挺不高兴。

王老汉赔上个笑脸对二梅说:“你过门去,你婆家问:怎价没点陪送呀?你就说:今年收成不好,明年补吧!”

二梅说:“就像今年这样的收成,我看再过十年八年,也怕是不能给我买东西哩!”

王老汉说:“明年我一定用新办法,不要说为我二梅买东西,就是不买东西,也要用新办法。不用新办法,可真的吃大亏呢!”

二梅妈妈说:“二梅,你好好记住,明年给你买不下东西,引上你们的人给他闹来。”

妈妈这么一说,羞得二梅怪不好意思。王老

汉却在一边“嘿嘿”地直笑。

3

王老汉种谷的故事,讲到这里就完了。王老汉、二梅父女俩老早就觉得这故事说的就是他们。王老汉老早就想走,二梅心里觉得不靠实,所以当讲解员刚说完的时候,二梅就问道:

“这王老汉是哪村的?”

“王家庄的。王老汉就是王万成老汉。他闺女二梅,年时冬嫁到城里了。你们不信,可以去问问。听说,王老汉已经转变了。”

王老汉父女俩一听,说的真是他们。话也不说,扭转头就走。

出了城,王老汉说:“真有能人哩!说的一字不差,画的也头顶脚对。唉!以后可不干这败兴营生了。少打了粮食不说,还叫人家拿来宣传。”

二梅说:“看你今冬给我买东西吧!”

“说了不算,等今冬的吧。回去找小山好好商量商量,看他还有甚办法。咱,咱也参加互助组,把这日子好好刨闹刨闹。咱如今的脑筋,可真得转变过来啦。”

(选自《山西文艺》1950年第1期)

束为(1918—1994),原名束学礼,男,山东东平人。曾任《晋绥大众报》编辑,山西省委宣传部负责人,山西省文联主席、党组书记。1992年获中共山西省委、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的“人民作家”称号。代表作品有小说《春秋图》、《好人田木瓜》、《租佃之间》,报告文学《柳南春光》等。

公审会

李逸民

1

太阳刚从东山背后冒出了头，地里的麦苗尖尖上还粘着湿润润的露水珠。大羊庄二百多户人家今早都没到地里去，天一明，男的、女的、老婆、娃娃，“蛛蛛拉蛋蛋”一列一行的，都向村南的老爷庙走去。

老爷庙的前边是人代会的地址，后边有个二亩大的广场。场北头有一座旧戏台，戏台前额上横贴着几个斗大的字：“大羊庄公审反动地主王学礼大会”。两旁插着五星国旗，中间挂着毛主席的巨像。墙上，柱子上，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镇压反革命的标语。村里人一来齐就开始了公审会。县长和司法科科长讲过了话，就是村民代表老刘揭露王学礼的反动事实。王学礼站在台子的一角，耷拉着脑袋不言语，静静地听候着老刘的诉说和司法科长的审问。

2

王学礼是大羊庄的头号地主，亲弟兄三个，人称“三只虎”！老大学仁，老二学义，兄弟俩都是“好事没他，坏事少不了他”的有名坏种。鬼子有的时候他们当汉奸，二战区来了又当阎匪的治村村长。后来这两个坏蛋都死了，就留下这个老

三——学礼。虽说没在外头多闯过，倒也很像他的两位胞兄：奸、狡、毒、辣。所以村里人给他起了个绰号，叫“笑面虎”。

年时春天实行土改，王学礼假装出一副开明的派头，没等别人起来斗争他，就先自报献田。当时他心里的如意算盘是：“共产党一来，有钱有势的地主，都成了过年的猪啦！斗争既然躲不过去，不如抓把土扬一扬，献出个尾巴，许能隐瞒住整个身子。”可是他这套玩艺儿，在群众面前没有吃开，大家认为不彻底，就一齐下手斗！王学礼这一棋算走输了。土改后，他瞪大两眼看着一伙伙贫、雇农分去了他的房子、牲口、地……他也奈何不得！因为如今是人民的天下。虽然也给他留下一份家产，但他决不就此甘心，心里想：我姓王的丢光景也不能丢得这样不声不响！三年总会等个闰月，有机会非把这些穷鬼整一下不可！翻身享荣华，我看你享个屁！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。他肚里虽然做暗活，可是外表却温顺得简直像只绵羊。谁也很难识破。

老刘是个单身汉，又是个外来户。十六岁上就出来受苦熬活，苦了半辈子也没置下一间房、一垅地。这次土改，才分了王学礼三间瓦房、八亩水浇地。搬过来，就跟王学礼住在一个院子里。因为老刘老实，土改时又是农会的小组长，以后就被选为村生产委员。王学礼抓住了这点，当老刘

刚搬进来，就向老刘灌起米汤：“刘委员！高升高升。”老刘没言语，只拿眼睛轻蔑地看了他一下，意思是说：给我来这一手干啥呢？王学礼看看风头不对，马上赔出个笑脸，转过话头笑着道：“我是说你专管生产啦！今后可得领导我好好劳动！”接着他又显出诚心实意的样子，一本正经地慢慢说：“恨只恨过去我先人剥削人，染坊缸里没净手！自小咱是富里生富里长，到咱手边能不剥削吗？土改是应该的，孙文从前就说过，将来要到世界大同，实行耕者有其田。这话到如今才应了验。”他见老刘坐下来似乎愿意听他谈土改，这下面就放亮了嗓门，假惺惺地说了许多自己原本不愿说的话。最后还皮笑肉不笑地要求老刘多多帮助他，他说他已咬定牙根，要从劳动中磨炼，改过自新。

老刘起先讨厌他，后来听他越说越入了辙，全谈的是些正道话，不免对他就有点同情。

“不要泄气！只要晓得自家过去的不是，能变都是好样！”老刘鼓励着他。

“变！咱是绝对要变！忘不了村里人对咱的宽大！”王学礼假装着斩钉截铁地说，像有无限的信心。

“一勤遮百丑，往后能干就行。”

自老刘跟王学礼住到一个院后，王学礼经常找老刘谈些庄稼行道的話，时间一长，两个人亲密起来。同时王学礼的家，也较前勤谨得多了：女人纺线织布，王学礼也每天捡柴拾粪，啥营生都不落后。老刘看到这些，不由得心里一阵喜悦，暗自捉摸：“谁说地主不容易变呢？看王家不是变了吗？”后来村里召开干部会时，老刘便提出要表扬王学礼劳动积极。村主席杨小三却不同意。因为这，闹起了意见，你龙他虎，两不相让！小三说：“老刘！你看事情太简单，你不要把黄河瞧成一条线！要让地主老老实实向咱低头，那不容易咧！一口吃不成个胖子，得慢慢来。”老刘提的意见被小三碰回来，心里本来老大不高兴，又听小三说自己“看事简单”，这下就越不是味了。老刘赌着气

说：“小三！你如今是主席，动不动就信口批评我看事太简单！我说的话不如放个屁！你认理真，能说会道。我无能，我脱袍让位，这个生产委员也让你干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起身要走。被民兵主任、民政委员几个干部拦住，都解释说：“对啦！不要闹别扭，自个人，好商量。”老刘坐下来，还是愤愤不平。

杨小三是个积极热情的村主席，年轻、胆大、进步快，又兼着村党支部书记。两个月前才从县党训班学习回来，懂得了不少的道理，工作上自然有一手。就是有个缺点：性情鲁莽，做事常是单刀直入，不会团结人。这时，遇着老刘的这个“割不死”样，又回味了一下刚才对方的话里句句有刺。山河易改，秉性难移！娘生的火性子，哪能平白无故吃他这一壶！杨小三想了想，一开口就是“当头炮”：“刘长清！你是给谁难看？”小三站起来叫着老刘的名字问。

“我没资格，说话不顶放屁！”老刘照样不尿。

小三见老刘仍不认服，难听的话就一下全出来。

“哼！老刘，实话不憋人，你和地主一接近，就铺着盖着为地主说话！你变成了狗腿子啦……”“杨小三！”老刘听小三骂自己是狗腿子，心里又冤屈又冒火，没等对方话落音就抢着说，“咱这可是对着日头说话哩！你说我狗腿子有啥凭据？为啥乱给人戴帽子！欺我老刘是外路人！”这下两家便大吵起来，小三骂老刘是吃里爬外的家伙，当的是村干部却为地主说话。老刘骂小三是程咬金坐天下，当个主席就张狂得不知姓啥。其余的干部也劝说不下，就把老刘和小三各自推开。老刘才扭身回去。会也没开成，弄得一场糊涂。

老刘回去后，倒头躺在炕上，他闭起眼睛翻来覆去地想：小三那家伙实在可恶呀！土改搞到现在，王学礼家明明劳动不错，为啥不让表扬？我也是个干部，说的话就是不对吧，也不该说我是狗腿子！拉出啥证据？难道你杨小三当了主席就想一手遮天吗？想到这里，他长叹了口气，独自低低地说道：“小狗日真不识好歹。”他从炕上懒洋

洋地爬起身，坐在炕沿上，两双眼睛不由得落在房角的木囤上。囤里面装着满满的一囤金裹银小麦，靠囤的方桌子上还堆着七八十斤水地大洋花。他满意地笑了笑。想想自己眼下不愁吃不缺穿的光景，就缺少一个暖炕的伙伴，只要作务好自己的庄稼，等个一年半载寻个婆娘，这不就是美美一家人吗？为啥偏要干这生产委员？再说，碰上这个“冒失鬼”主席，经常顶火吵架，哪有这些闲功夫光恼气，不干啦，不干啦！想到这里，老刘死了心。

村干部会没开成，老刘跟小三弄翻了脸的事，王学礼早听在耳朵里，他一时喜上心来，差一点没叫出口：“哎吧！这才是狗打架。”当天晚上，王学礼命老婆做了四样可口菜，温了壶干酒，特意把老刘请来，甜言蜜语地说是老刘因他怄了气，定要与老刘“散散心”。老刘推卸不掉，也就去了。吃酒中间，相互就拉搭起来，王学礼起首就说：“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好！可惜有些干部做坏啦！”他露出万分惋惜的模样：“就拿咱村干部来说吧，你，不用说，自小庄稼出身，哪个不知，哪个不晓，不在我夸，人人拥护。就是杨小三那股二虎劲，见识太浅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瞟了老刘一眼，见无动静，就大着胆子说下去：“并不是小三不满意我，我昧着良心在你老哥面前垫坏话，就连干部、村里人都有同样的说法：他处处利己，账目不清，不照章办事……”老刘后晌刚和小三吵过架，肚里的气还没散，听王学礼说小三办事不公，觉着老顺耳。于是也不反对，只“嗯哪嗯哪”地答应。这一夜老刘在王学礼家摆搭的时间很长，夜静了，老刘才回房入了睡。此后，老刘再没进过村政府的门。

火性子杨小三，自和老刘顶了嘴，就没见老刘到村政府来。可是小三总不说句软话，还执着力，说：“不来就不来吧！大羊庄离了你刘长清，工作也得搞！”就和另外几个干部开了个会：小三是主席，又兼了生产委员。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，忽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：杨小三分到的两间厦

房，不知是谁点着了，烧得一千二净，片瓦不留。接着，村子里就流传出来谣言：“美国从朝鲜打过来啦！”“蒋介石从台湾派来了暗杀团，专杀积极的村干部！”“点火是给杨小三捎信哩！”……这些谣言像一颗炮弹，一爆炸全村人都听见了。有一个胆小的村干部，听说当干部要吃亏，就去找小三，要辞职不干。杨小三咬了咬牙，说：“日他娘！这还能行！”一股风似的跑到区上报告。

李区长来到村里，首先了解了一下情况。发现村干部不团结，是由刘长清和杨小三闹意见引起的。就把老刘叫来，开了次干部会议。区长在会上讲了当前的时事和抗美援朝的道理，又讲了为什么要提高警惕，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的道理，最后指出了干部不团结的害处。他引了好多实际例子教育大家。

李区长说完，干部们静默无言，都低下头思谋着区长的话。老刘和小三顶嘴以来，平素两人见面跟仇人一样。可是如今听了区长的话，自个都在心里做了番检讨：老刘觉得自己真的是上了王学礼的钩，靠近了地主，远离开自个人，又产生了退坡思想，真是忘了本。小三也觉得自己太冒失，话头硬，得罪下人也不去婉转解释。这时两个人又抱愧又后悔，想着想着，老刘眼里扑簌簌滚下来两颗热辣辣的泪水！他再也憋不住了，就说：“小三，都是我的不是！”声音有点颤抖。“说吧！咱是一家人，有啥说啥，慢慢说。”区长像是安慰又像是鼓励着老刘。老刘这才原原本本，从王学礼趁他与小三吵嘴请他吃酒的那夜起，中间如何挑拨，他自己当时又是什么想法，都说了个清清楚楚。杨小三本想先开头做检讨，不料老刘抢在头里，等老刘话一完，他就接着检讨了自己的态度不好，不团结人，结果使坏分子乘机烧了自己的厦房。别的干部们也都互相提了不少的意见。经过这次检讨，彼此又重新和好起来。大家都提出保证：今后决不能闹别扭！非把大羊庄工作搞好不可。究竟这火是谁放的？谣言是谁造的？大家